

清詩話

卷一

詩

經

談龍錄

青州趙執信秋谷著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余幼在家塾。竊慕爲詩。而無從得指授。弱冠入京師。聞先達名公緒論。心怦怦焉。每有所不能愜。既而得常熟馮定遠先生遺書。心愛慕之。學之不復至於他人。新城王阮亭司寇。余妻黨舅氏也。方以詩震動天下。天下士莫不趨風。余獨不執弟子之禮。聞古詩別有律調。往請問。司寇靳焉。余宛轉竊得之。司寇大驚異。更覩所爲詩。遂厚相知。賞爲之延譽。然余終不肯背馮氏。且以其學繩人。人多不堪。間亦與司寇有同異。旣家居久之。或搆諸司寇。浸見疎薄。司寇名位日盛。其後進門下士。若族子姪。有借余爲諂者。以京師日亡友之言爲口實。余自惟三十年來。以疎直招尤。固也。不足與辯。然厚誣亡友。又慮流傳過當。或致爲師門之辱。私計半生知見。頗與師說相發明。向也匿情避謗。不敢出。今則可矣。乃爲是錄。以所藉口者冠之篇。且以名焉。

康熙己丑夏六月趙執信序。

錢塘洪昉思昇久於新城之門矣。與余友。一日並在司寇宅論詩。昉思嫉時俗之無章也。曰詩如龍然。首尾爪角鱗鬣一不具。非龍也。司寇哂之曰。詩如神龍。見其首不見其尾。或雲中露一爪一鱗而已。安得全體。是雕塑繪畫者耳。余曰。神龍者屈伸變化。固無定體。恍惚望見者。第指其一鱗一爪。而龍之首尾完好。故宛然在也。若拘於所見。以爲龍具在。是雕繪者反有辭矣。昉思乃服。此事頗傳於時。司寇以告後生。而遺余語。聞者遂以洪語斥余。而仍侈司寇往說以相難。惜哉。今出余指。彼將知龍。

阮翁律調。蓋有所受之。而終身不言所自。其以授人。又不肯盡也。有始從之學者。既得名。轉以其說驕人。而不知己之有失調也。余既竊得之。阮翁曰。子母妄語人。余以爲不知是者。固未爲能詩。僅無失調而已。謂之能詩可乎。故輒以語人無隱。然罕見信者。

聲病興而詩有町畦。然古今體之分。成於沈宋。開元天寶間。或未之尊。

也大歷以還。其途判然不復相入。由宋迄元。相承無改。勝國士大夫。浸多不知者。不知者多。則知者貴矣。今則悍然不信。其不信也。由不明于分之之時。又見齊梁體。與古今體相亂。而不知其別爲一格也。常熟錢木庵良擇推本馮氏著唐音審體一書。原委頗具。可觀采。

頃見阮翁雜著。呼律詩爲格詩。是猶歐陽公以八分爲隸也。

詩之爲道也。非徒以風流相尙而已。記曰。溫柔敦厚。詩教也。馮先生恒以規人。小序曰。發乎情。止乎禮義。余謂斯言也。眞今日之針砭矣夫。

或曰。禮義之說。近乎方嚴。是與溫柔敦厚相妨也。余曰。詩固自有其禮義也。今夫喜者不可爲泣涕。悲者不可爲歡笑。此禮義也。富貴者不可語寒陋。貧賤者不可語侈大。推而論之。無非禮義也。其細焉者。文字必相從順。意興必相附屬。亦禮義也。是烏能以不止耶。

崑山吳修齡喬論詩甚精。所著圍爐詩話。余三客吳門。徧求之。不可得。獨見其與友人書一篇。中有云。詩之中。須有人在。余服膺以爲名言。夫必使後世因其詩以知其人。而兼可以論其世。是又與於禮義之大者。

也。若言與心違，而又與其時與地不相蒙也。將安所得知之而論之。修齡又云：意喻之米，文則炊而爲飯，詩則釀而爲酒，飯不變米形，酒則變盡，噉飯則飽，飲酒則醉，醉則憂者以樂，喜者以悲，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如凱風小弁之意，斷不可以文章之道平直出之也。至哉言乎！

司寇昔以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奉使祭告南海，著南海集，其首章留別相送諸子云：蘆溝橋上望落日風塵昏，萬里自茲始。孤懷誰與論。又云：此去珠江水，相思寄斷猿。不識謫宦遷客，更作何語。其次章與友夜話云：寒宵共杯酒，一笑失窮途。窮途定何許，非所謂詩中無人者耶。余曾被酒於吳門亡友顧小謝，以安宅漏言及此，客坐適有入都者，謁司寇，遂以告也。斯則致疏之始耳。

客有問余者曰：唐宋小說家所記觀人之詩，可以決其年壽祿位所至。有諸？答曰：詩以言志，志不可僞託。吾緣其詞以覘其志，雖傳所稱賦列國之詩，猶可測識也。矧其所自爲者耶？今則不然，詩特傳舍，而字句過客也。雖使前賢復起，烏測其志之所在。

德州田侍郎綸霞雯行視河工至高家堰得詩三十絕句南士和者數人余適過之亦以見屬余固辭客怪之余曰是詩卽我之作亦君作也客曰何也曰徒言河上風景徵引故實誇多鬪靡而已孰爲守土孰爲奉使孰爲過客孰爲居人且三十首重複多矣不如分之諸子客憮然而退

凡一題數首者皆須詞意相副無有缺漏枝贅其先後亦不可紊也顧小謝每舉少陵兩過何將軍園林詩以示學者余謂此詩家最淺近處不見文選所錄魏晉人詩分章者尋其首尾如貫珠然近人試爲兩首都無次第不潛心也

小謝有消夏錄其自叙頗詆阮翁阮翁深恨之然小謝特長於機辯不說學其持論彷彿金若采耳不足爲阮翁病然則阮翁奚爲恨之曰阮翁素狹修齡亦目之爲清秀李于鱗阮翁未之知也

山陽閻百詩

若璩

學者也唐賢三昧集初出百詩謂余曰是多舛錯或

校者之失然亦足爲選者累如王右丞詩東南御亭上莫使有風塵御

訛卸江淮無卸亭也。孟襄陽詩行侶時相問。涔陽何處邊。涔誤潯。涔陽近湘水。潯陽則遼絕矣。祖詠詩西還不遑宿。中夜渡京水。京誤涇。京水正當圃田之西。涇水則已入關矣。余深韙其言。寓書阮翁。阮翁後著池北偶談內一條云。詩家惟論興會。道里遠近。不必盡合。如孟詩。喚帆何處泊。遙指落星灣。落星灣在南康云云。蓋潛解前語也。噫。受言實難。夫遙指云者。不必此夕果泊也。豈可爲潯陽解乎。

百詩考据精核。前無古人。好爲詩。自謂不工。然能知其指歸。余與申論三昧集曰。右丞云。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諸家曲爲之解。當闕疑也。儲光羲云。山雲拂高棟。天漢入雲流。下句雲字定誤。不輕改正可也。漫而取之。使人學之可乎。李頎緩歌行。夸炫權勢。乖六義之旨。梁銍觀美人臥。直是淫詞。君子所必黜者。百詩大以爲然。比歲阮翁深不欲流布三昧集。且毀池北偶談之刻。其亦久而自知乎。

詩人貴知學。尤貴知道。東坡論少陵詩外尙有事在。是也。劉賓客詩云。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有道之言也。白傅極推之。余嘗舉

似阮翁答曰。我所不解。阮翁酷不喜少陵。特不敢顯攻之。每舉楊大年村夫子之目以語客。又薄樂天而深惡羅昭諫。余謂昭諫無論已。樂天秦中吟新樂府而可薄。是絕小雅也。若少陵有聽之千古矣。余何容置喙。

青蓮推阮公二謝。少陵親陳王。稱陶謝。庾鮑陰何。不薄楊王盧駱。彼豈有門戶聲氣之見而然。惟深知甘苦耳。至宋代始於前輩有過情之論。未若明人之動欲掃棄一切也。今則直汨沒於俗情積習中。非有是非矣。後人復畏後人。將於何底乎。

清新俊逸。杜老所重。要是氣味神采。非可塗飾而至。然亦非以此立詩之標準。觀其他日稱李。又云。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其自詡亦云。語不驚人死不休。則其於庾鮑諸賢。咸有分寸在。

司空表聖云。味在酸醎之外。蓋概而論之。豈有無味之詩乎哉。觀其所第二十四品。設格甚寬。後人得以各從其所近。非第以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爲極則也。嚴氏之言。寧堪並舉。馮先生糾之盡矣。

唐賢詩學類有師承。非如後人第憑意見竊嘗求其深切著明者。莫如陸魯望之敍張祐處士也。曰。元和中作宮體小詩。辭曲豔發。輕薄之流。合譟得譽。及老大稍窺建安風格。讀樂府錄。知作者本意。短章大篇。往往間出。講諷怨譎。與六義相左右。善題目佳境。言不可刊置別處。此爲才子之最也。觀此可以知唐人之所尙。其本領亦略可窺矣。不此之循而蔽於嚴羽嚙語。何哉。

余讀金史文藝傳。眞定周昂德卿之言曰。文章工於外而拙於內者。可以驚四筵而不可以適獨坐。可以取口稱而不可以得首肯。又云。文以意爲主。以言語爲役。主強而役弱。則無令不從。今人往往驕其所役。至跋扈難制。甚者反役其主。雖極詞語之工。而豈文之正哉。余不覺俛首至地。蓋自明代迄今。無限鉅公。都不曾有此論到胸次。嗟乎。又何尤焉。攻何李王李者曰。彼特唐人之優。孟衣冠也是也。余見攻之者所自爲詩。蓋皆宋人之優。孟衣冠也。均優也。則從唐者勝矣。余持此論垂三十年矣。和之者數人。皆力排規撫者。余曰。亦非也。吾第問吾之神與其形。

若衣冠聽人之指似可矣。如米元章著唐人衣冠。故元章也。苟神與形優矣。無所著而非優也。是亦足以暢曩者談龍之指也。

始學爲詩。期於達意。久而簡澹高遠。興寄微妙。乃可貴。尙所謂言見於此而起意在彼。長言之不足而咏歌之者也。若相競以多。意已盡而猶刺刺不休。不憶祖詠之賦終南積雪乎。

句法須求健舉。七言古詩尤亟。然歌行雜言中。優柔舒緩之調。讀之可歌可泣。感人彌深。如白氏及張王樂府具在也。今人幾不知有轉韻之格矣。此種音節。懼遂亡之。奈何。

長篇鋪張必有體裁。非徒事拉雜堆垛。余昔在都下。與德州馮舍人大木廷樞並得名。日事唱和。會有得諸葛銅鼓者。大木先成長句二十韻。

余繼作四十韻。盛傳於時。皆爲閣筆。江都汪主事蛟門懋麟王門高足

也。內崛強。阮翁適得浯溪磨厓碑。蛟門亟爲四十韻以呈。阮翁贊之。不容口。以示余。余覽其起句曰。楊家姊妹顏妖狐。遽擲之地曰。詠中興而推原天寶致亂之由。雖百韻可矣。更堪作爾語乎。阮翁爲之失色者久。

之。

獎掖後進盛德事也。然古人所稱引必佳士。或勝己者不必盡相阿附也。今則善貢諛者斯賞之而已。後來秀傑稍露圭角。蓋罪謗之不免。烏覩夫盛德。

文章原本六經。詩亦文也。余意尤重春秋。非春秋則取舍乖而體不立矣。昔人所爲致嚴於一字者。取諸春秋也。余曾爲先叔祖清止公行實。中閒頗有所諱。阮翁爲益數行。余自是甘自疎。

本朝詩人山左爲盛。先清止公與萊陽宋觀察荔裳晚同時。繼之者新城王考功西樵士祿及其弟司寇。而安邱曹禮部升六貞吉諸城李翰

林漁村

澄中

曲阜顏吏部修來

光敏

德州謝刑部方山

重輝

田侍郎馮

舍人。後先並起。然各有所就。了無扶同依傍。故詩家以爲難。秀水朱翰

林竹垞

彝尊

南海陳處士元孝

恭尹

蒲州吳徵君天章

雲

及洪昉思皆

云然。

詩家用字最忌鄉音。今吳越之士每笑北人多失黏。而鄉音之失。南中

尤甚是小節也。而殊費淘汰。阮翁昔嘗謂余曰：吾鄉若老夫與子與修來，庶免於僨之誚也。相與一笑。

或問於余曰：阮翁其大家乎？曰：然。孰匹之？余曰：其朱竹垞乎？王才美於朱而學足以濟之。朱學博於王而才足以舉之。是真敵國矣。他人高自位置，強顏耳。曰：然則兩先生殆無可議乎？余曰：朱貪多，王愛好。

嘗與天章昉思論阮翁，可謂言語妙天下者也。余憶敖陶孫之目陳思王云：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馮先生以爲無當，請移諸阮翁。

次韻詩以意赴韻，雖有精思，往往不能自由。或長篇中一二險字，勢雖強押，不得不於數句前預爲之地，紆迴遷就，以致文義乖違。雖老手有時不免。阮翁絕意不爲，可法也。

元白皮陸並世頡頏，以筆墨相娛樂。後來效以唱酬，不必盡佳，要未可廢。至於追用前人某詩韻，極爲無謂。猶曰偶一爲之耳。遂有專力於此，且以自豪者。彼其思鈍才庸，不能自運，故假手舊韻，如陶家之倚模製漁獵類書，便於牽合。或有蹉跌，則曰韻限之也。轉以欺人，嘻可鄙哉。

強爲七言長古詩者。如瞽者入市。唱叫不休。強爲五言短古詩者。如貧士乞憐。有言不盡。皆足以資笑噓。若近體詩之塗朱傅白。搔頭弄姿者。勿與知可也。

千頃之陂。不可清濁。天姿國色。麤服亂頭。亦好。皆非有意爲之也。儲水者。期於江湖。而必使之潏洄澄澈。是終爲溪沼耳。自矜容色。而故毀其衣妝。有厭棄之者矣。免於此二者。其惟吳天章乎。

天章絕口不談詩。獨與余細論。甚相得也。出詩卷屬余評。隲余以飢驅少暇。請俟異日。今天章已下世。其詩卷余不可得而見矣。愧負良友。悲夫。

昉思在阮翁門。每有異同。其詩引繩削墨。不失尺寸。惜才力窘弱。對其篇幅。都無生氣。故常不滿人。亦不滿於人。

聲調譜

青州趙執信秋谷纂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聲調譜論例

古樂府須知其題意。明其比興。使氣味音節。皆得古人之致。可矣。其詩有轉韻。一韻長短句。近體絕句之不同。不可選也。須細會之。

新樂府皆自製題。大都言時事。而中含美刺。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爲戒。此詩家真實本領。近代名公。亡之久矣。亦宜全讀。不必選也。其體同古樂府。少陵讀少陵所作自見。

漢人歌謠之采入樂府者。如上留田。霍家奴。羅敷行之類。多言當世事。少陵所作新題樂府。題雖異於古人。而深得古人之理。元白以後。此體紛紛矣。總而言之。制詩以協於樂。一也。采詩入樂。二也。古有此曲。倚其聲爲詩。三也。自製新曲。四也。擬古。五也。咏古題。六也。并少陵之新題樂府而爲七。古樂府盡此矣。唐末有長短句。宋有詞。金有北曲。元有南曲。

今有北人之小曲。南人之吳歌。皆樂府之餘裔也。樂府不難知。而今人都不解。請具言之。太白祖述騷雅。下逮梁陳。七言無所不包。奇之又奇。而字字有本。諷刺沉切。自古未有也。後人宜以爲法。樂府本詞。多平美。晉魏宋齊樂府。取奏多聲牙不可通。由樂人於不合宮商者。增損其文。又或有聲無文。聲詞混填。至於不可通者。非本詩如是也。李于鱗乃取晉宋齊隋樂志所載。截而句擬之。生吞活剝。謂之擬樂府。而宗子相所作。全不可通。陳子龍效之。讀之使人失笑。王元美論歌行云。有奇句奪人魄者。直以爲歌行。而不知其爲擬古樂府也。樂府詞體不一。漢人承離騷之後。故歌謠多奇語。魏武悲涼慷慨。與詩人不同。而史志所載。亦有平美者。班婕妤團扇。青青河畔草。皆樂府也。鍾伯敬承于鱗之說。遂謂奇詭聲牙者爲樂府。平美者爲詩。至謂古詩某句似樂府。樂府某句似古詩。謬之極矣。

古來言樂府者。惟宋書最詳整。其次則隋書及南齊書。晉書樂志不及也。郭茂倩樂府詩集。爲詩而作。刪諸家樂志。作序甚明白。而無遺誤。作

歌行樂府者不可不讀律詩後譜畧採數首不外於前所謂舉一隅也
集中所選雖不盡當要須熟讀以接風騷遺則

凡平聲俱用○仄聲俱用●與律句同者不著筆近體中不拗者亦不
著筆

聲調前譜

五言古詩

秦越人洞中詠于鶴

扁鵲得字拗仙處傳是西南峯三平聲字年年山下人下句是律上句第五字必平長

見騎白龍上註言凡下句是律之調如此非謂此句而此句亦非律也洞門黑無底拗句同律日夜惟雷風三平聲字清齋

將入時平戴星兼抱松拗律句一字仄第三字平石徑陰且寒平地響知遠鐘古句似

行山林三平聲字外聞葉履聲重上句不律下句可律此句律底礙更俯身四字仄漸遠晝夜四仄同

時時白蝙蝠律句飛入茅衣中三平聲字行久路轉窄四仄靜聞平○不平則為律矣水淙淙

但願逢一人平自得朝天宮三平聲字

總之兩句一聯中斷不得與律詩相亂也